

別 又

•綺思范。

•歡喜碧潭。

•高中時，常常去碧潭遊水

•，划船，玩累了就到小店

•去吃紅豆冰，真覺得無

•「我也是！還有那個

•在西門町平交道旁邊的……」

•對，對，豆腐腦！啊，我們……

•我們怎麼呢，他們突然沉默了。像

•發呆似的互相望着。十一月正午的

•陽光從車窗外一而照射在他們的臉上，

•熱烘烘的。妃柔有些受不了。她又

•拿起身邊的太陽眼鏡戴上，頭部轉移了

•方向，變成溫柔地牽她的手，但被她

•輕輕地掙脫了。

•凌成再度發動引擎，在沉默中，急

•駛了十里路，轉了幾個彎，車子竟到金

•山公園的門口，凌成也沒有詢問妃柔的

•意見，逕自開了進去。

•公園裏凡是可以停車的地全佔

•滿了。好大氣帶出來了好多人。凌成

•又壓在心上太爲沉重。剛才那輕鬆愉快的談話都無法繼續下去了。近處傳來一陣管絃樂聲，他們朝它的方向走去。

•跨過了一座小坡，前面就是星期日的音

•樂隊，在露天台上十分賣力的娛樂着舊

•婚戒指上：「你也是，這麼老遠，趕來一次，又為甚麼呢？」

•凌成望了她一眼說道：「最近八點

•你在家裏而不來看你，我辦不到。好在

•「他停了停：「好在你一切都好，我很為你高興。」

•妃柔認真的望着他，似乎要知道他

•說這話時有多少的真實性，凌成的眼睛是誠懇的，雖然並沒有高興的光彩。任何一個人看到他們坐在這裏低聲談話，都會羨慕他們的好運，和他們是一對

•彼此存在的世界中，而因一種不必要的

•力量將他們離開，如今一天的時間足以

•牛隔絕的空間都拉了回去，他們却要

•分手了。頃刻間，身邊的他（她）對她

•（他）是這樣的親切，全世界又祇剩下

•他們兩個人。

•幾乎同時，他們都站了起來，忍

•受不了紛亂，忍受不了人羣，他們都急

•急地向停車方向走去。

•太陽已落，緊接着的就是傍晚而來

•的涼意。他們開了一大半個鐘點車，才趕

•到「漁人港」那裏。他們在用過一餐蟹

•的小攤子巡視一番。

•（五）

•貴姓大……？

•「你這人真怪！」

•我向她告別，她却走在我說：

•你不看看我父親嗎？所有

•的人都是下山了，這裏只有我們三

•個……哪！」

•她還說便我不便馬上離開，

•拉帶拖地向她房那邊走去。走

•了幾步她又向我一笑：

•「哦，對不起，我忘記了請教

•貴姓大……？」

•她這說便我不便馬上離開，

•拉帶拖地向她房那邊走去。走

•了幾步她又向我一笑：